



罗杰·史密斯 著

余婧莹 蒋华刚 译

MIXED BLOOD

致命追击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致命追击

(南非) 罗杰·斯密斯 著

余婧莹 蒋华刚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致命追击 / (南非) 史密斯 (Smith, R.) 著; 余婧莹, 蒋华刚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2

(零点书库)

书名原文: Mixed-blood

ISBN 978-7-5624-7949-9

I. ①致… II. ①史… ②余… ③蒋… III. ①长篇小说—南非 (阿扎尼亚)—现代 IV. ①I47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23110号

致命追击

ZHIMING ZHUJJI

(南非) 罗杰·史密斯 著

余婧莹 蒋华刚 译

策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李 坤 版式设计: 田莉娜

责任校对: 刘雯娜 责任印制: 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蜀之星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38千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949-9 定价: 36.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0
第三章·····	20
第四章·····	28
第五章·····	36
第六章·····	55
第七章·····	67
第八章·····	78
第九章·····	89
第十章·····	98
第十一章·····	108
第十二章·····	121
第十三章·····	136
第十四章·····	148

第十五章·····	157
第十六章·····	167
第十七章·····	174
第十八章·····	182
第十九章·····	192
第二十章·····	202
第二十一章·····	215
第二十二章·····	222
第二十三章·····	228
第二十四章·····	235
第二十五章·····	243
第二十六章·····	253
第二十七章·····	265
第二十八章·····	272
第二十九章·····	283
第三十章·····	289
第三十一章·····	296
第三十二章·····	305
第三十三章·····	311



第一章

—

杰克·伯恩站在开普敦高地房子的露天平台上，从高处眺望并注视着太阳缓缓落入海里。风又吹来了，这强烈的东南风催促着圣安娜的伯恩赶快回家。夜晚的风吹进暖气炉里，让人相当烦躁，人们不得不做出最坏的打算，要请出警察和急救队。

伯恩听见一辆不带消音器的汽车咆哮着驶入一个滑动挡板处，车里带着冲击声的低音箱传出一段黑帮说唱音乐，这并不是寻常的白人社区精英在信号山斜坡上放的电影原声带。这辆车仍旧高速行驶，然后又一次在附近停下，车的引擎坏了，说唱乐也中断了。伯恩朝着街道看下去，但从他的角度并不能看到这辆车。

苏珊在屋子里面注视着他，玻璃门向露天阳台敞开着。

“过来吃饭吧。”她转身消失在阴暗处。

伯恩走进屋子里把灯打开。屋子里干净、整洁，现代感十足，非常像过去那个来自德国的富裕的年轻人租给他们的房子，那时他刚好回家去斯图加特——他父亲过世了。

苏珊缓缓地后倾着她那怀孕的身子，双脚呈外八字状行走，摇摇晃晃地从厨房端出一盘鱼片。她非常漂亮，一头金发，长着一张完全不像二十八岁的脸蛋。除了她的大肚子，她看起来跟七年前一模一样。伯恩记得当年第一眼见到苏珊，那发自肺腑的直觉告诉他，他将会娶她，实际上他确实在不到六个月之后就娶了她，且对他们的年龄差异一笑置之。

苏珊虽然看起来没有变化，但实际上她变了。她的光彩已经褪去，也不再那么容易笑了。不久，她将会和她未出生的孩子成为共同体，这是她对她的女儿的定义，就像伯恩和马特是另外一类人，完全被排除在外了。

伯恩用一把锋利的餐刀将鱼片切开，血流在砧板上，他们都喜欢以这样的方式吃。马特挺着肚子躺在等离子电视机前面观看卡通频道，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

“过来吃吧。”伯恩说道。

马特本想反对，但他还是穿着他那宽松的裤子走到桌子旁边。他四岁了，像他妈妈一样有一头金发，并且有着他父亲年轻时的模样。

苏珊坐下，将沙拉倒进他们的盘子里。“去把你的手洗一下。”她完全没有看着马特说。

“我的手不脏。”马特边说边往椅子上爬，还把他的手拿出来

给苏珊检查。她没理他，但并不是故意的，因为她已经不再关注马特的动向了，她的儿子让她常常想起他的父亲。

伯恩试图将苏珊的目光转移到自己和儿子身上，但她一直盯着她的盘子。

“听你妈妈的话。”他温柔地说，马特起身赤脚走向浴室。

伯恩正在切鱼片的时候，两个棕色皮肤的男人来到露天阳台上。他们两个都带着枪，像拍电影一样，动作标准地瞄准了他。看着他们的笑容，他知道这两人没多少时间可活了。

二

这个夜晚麻烦降临了，伯尼·蒙格利尔正从隔壁房子的露天阳台注视着这一个美国家庭。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夜晚，滑动门敞开着。男人喝着葡萄酒，金发女人轻轻一瞥，孩子在阳台和客厅之间来回跑着。伯尼·蒙格利尔并不知道这儿会有一场扫射。

他从十四岁开始就进出监狱。他已不确定自己现在究竟多少岁了——他想大概快四十岁了吧，因为身份证是这样写的。打从去年他服完十六年有期徒刑，从波尔斯莫监狱被放出来的时候，他就发誓不管怎样都不再进去了。

所以，他成为了一个巡夜者，看着夜晚降临到这所房子里。工资不是重点，凭他这张脸和他健硕棕色皮肤上刻的粗糙监狱文身，找到这工作已经很幸运了。他们给他一个橡胶警棍、一套宽大的黑色制服和一条狗——贝西。这狗和他一样是个混种，由洛威纳犬和德国牧羊犬混配而生，虽然它已经老了，夹着的屁股发出恶臭，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但它是伯尼·蒙格利尔唯一爱过的事物了。

伯尼·蒙格利尔和贝西刚上到这栋屋顶对称性的新房顶楼时，他听见了汽车的声音。这声音开得很大，震响了整个开普平原。他走到阳台的边缘往下看，一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红色宝马3系轿车快速地沿着道路驶向他所在的方位。这个司机在伯尼·蒙格利尔站立的位置下方踩了刹车，厚大的轮胎轧过房屋前的沙子，在停下之前车身像鱼尾一样摇摆不定。这辆宝马车开到与房屋入口处平行的地方转了向，司机关闭了引擎，说唱乐也停止了。

一切变得安静起来，伯尼·蒙格利尔能听见贝西睡觉时的呼吸声和宝马车引擎冷却下来的轰鸣声，他很紧张，他清楚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意味着什么。

伯尼·蒙格利尔在暗处注视着这两个从车里下来的男人，街灯的光亮足以将他们的脸照得透亮，他们反戴着鸭舌帽，身穿宽松的衣服，高的那个人夹克背面是星条旗图案，明显可以看出是开普平原最大的美国黑帮。

伯尼·蒙格利尔的天敌。

他已经作好了准备，将棍子放在一旁，从口袋里抽出刀子，如果他们过来的话，就直接让他们去死吧。

但是他们朝伯尼隔壁的门走了过去，伯尼·蒙格利尔看见那高个子将他伙伴的身体撑起，于是矮的那个男人像只猴子一样爬到露天阳台上，然后他就可以向下伸手够到那高个子的同伴了。伯尼·蒙格利尔无法从他站的地方看到他们，但是他知道那个美国家庭正在桌上用餐，阳台的滑门在夜里是敞开的。

他收起刀子，将它放回口袋里。

欢迎来到开普敦。

三

苏珊背对着那两个男人，她看到了伯恩脸上的表情并转过身。她完全没有时间尖叫，那个最靠近她的矮个子男人就用手捂住了她的嘴，并用枪指着她的头，用粗重的嗓音吼道：“臭婊子，闭嘴，不然我就毙了你。”这男人皮包骨似的手臂刻满了帮派的花身。

高个子的男人在桌子旁边，举枪对着伯恩。

伯恩将餐刀放下，在桌子旁边举起双手，一脸痛苦的表情。他试着使他的声音保持冷静：“好的，我们不想有任何麻烦，你们想要什么都给你们。”

“这就对了，你们是哪儿的人啊？”伯恩旁边的那个男人问道，他瘦高的身材像名篮球队员。

“我们是美国人。”伯恩答道。

矮个子的男人笑道：“我们也是。”

“啊，我们这里都是美国人，像一个欢乐的家庭一样，是吧？”高个子的男人用枪口对着伯恩并推了推他，自己则走到伯恩右边的椅子后面。

矮个子的男人扶着苏珊：“噢，原来我们这儿有个妈咪啊。”

伯恩看着这个男人把手伸进苏珊的裙子里，在她胯下挤压，苏珊紧闭着双眼。

四

这是一个巧合，纯粹而简单。

有人曾告诉弗莱德·亚当斯，他的女朋友伯尼塔在海之角卖淫，那个时候她本该去医院看望她妈妈。弗莱德没有想到她又去站街了，

但是他可以肯定她没有给他一分钱，他打算现场抓住这个婊子。

因此，瘦高的弗莱德去找了跟他穿一条裤子的好兄弟雷卡多·福琪。瑞琪（雷卡多的昵称）住在天堂公园贫民区的一栋房子里，过道里满是垃圾，楼梯口到处是小便。瑞琪有一辆车，还有一个像猪一样对任何事情都发牢骚的老婆，卡门。这也是为什么瑞琪总是打她的原因。弗莱德准备跟瑞琪一样发发威，如果伯尼塔不走运的话，她今晚会被打成熊猫眼。

弗莱德放了一些钱在瑞琪手里，就和瑞琪开着宝马车去海之角了。他们缓缓行驶在妓女活动的区域，身体像说唱歌星图帕克一样扭动着。那里有好多棕发女孩在街上找活儿，化着浓妆，穿着刚好遮过屁股的裙子，但是伯尼塔没在他们中间。

“我觉得差不多了，”瑞琪说道，“我们走吧。”

“好吧，开到马来区去，我侄儿艾其玛在那儿。我们可以迟点回来，这样说不定就可以看见伯尼塔正在数钱呢。”

瑞琪摇摇头。“我不想去马来区，我宁愿回家。”

“我们可以先吸一点，迟些再回来。”

“艾其玛会有货吗？”

“不，我自己带了。”

“为什么你现在才告诉我？”瑞琪将车转过一个U型弯，完全没注意到一辆迷你公共的士踩了急刹车。

瑞琪穿过格伦加里夫路，试图左拐进入高地，这是去马来区最快的一条路。这时，从他最近从沃特伏特的游客身上偷来的诺基亚手机上传出了马来一家酒吧开幕时播的《凌驾于世界之上》，于是，瑞琪从他的工装裤里面抽出手机看是谁打来的，准备顺便把来电转

入语音信箱——原来是该死的盖茨比(这里是鲁迪·伯纳德的外号)，一个肥胖的警察想找他要钱，但瑞琪已经没有什么钱了。

瑞琪心烦意乱地开车快速驶过转弯处并在信号山的斜坡上停下了。

“你犯瘾了？”弗莱德问道。

“我知道，我会挺过去的。”

瑞琪快速驶进一条狭窄的道路，斜坡周围都是豪华的房子，接着他急踩刹车，车子惯性滑动着停了下来。

“这是怎么回事？”瘦高的弗莱德问道，他气得不行了。

瑞琪背对着道路反问道：“你带手枪了吗？”

“还不如问你妈妈今天穿内裤了吗，”弗莱德摸了下他腰间的科尔特牌手枪，“干吗？”

瑞琪停车关掉音乐：“我们去那个房子。”他指着仓库房上方的一个带着阳台的房子。

弗莱德盯着他。“你疯了吗，兄弟？”

“快进快出，那地方有很多货。或许我们会找到一些惊喜。”

瑞琪微笑着，露出他难看的牙齿，“让我们先吸一点，然后再干。”

弗莱德想了一会儿，然后耸耸肩膀。“为什么不呢？”

他从夹克口袋中掏出储藏的冰毒和没有螺纹的玻璃球，熟练地将毒品放进玻璃球，再用火烤了烤玻璃球，没过多久弗莱德就开始大口吸食起来。玻璃球体里面发出“啼啼”的声音，这声音成为了这种毒品在当地的名字。他将这烟吸进肺里，然后把玻璃球传给瑞琪吮吸，瑞琪吹出一大片烟雾。

没有什么东西能像希特勒的毒品一样可以让你迅速进入宴会状态。

五

那个将手放进苏珊裙子下面的男人，下流地将他的臀部背对着她，他的嘴巴张得很大，伯恩可以看见他黑色的门牙，苏珊睁开眼睛看着伯恩。

伯恩后面那个男人大笑着。“今晚我们要找些乐子。”

这时，马特跑回房间里，停下来盯着这两个男人，他们的目光立马转向这个男孩。

这正好给了伯恩一个机会，他挣开椅子，从桌子上攫取刀子，向高个子男人的胸口猛地插下去，刀子的一半没入对方的胸口，鲜血从他的伤口喷出。伯恩站着，在高个子男人倒下前扶住了他，把他的身体当作挡箭牌。伯恩感觉到这个瘦高的男人挡住了矮个子男人手枪中的子弹，于是伯恩迅速把他推开，冲上前从那个矮个子男人手中抢过手枪。他的体重让两人都倒在了地上，伯恩紧扭住那个男人的手臂直到听到手臂被扭碎的声音，枪“哗啦”落到地板上。

苏珊向后退开，伯恩跪在矮个子男人身上，他像个寄生虫一样蜷缩着呈胎儿姿势，伯恩回过头望了望。高个子男人已经死了，血几乎流到了马特的光脚丫旁边，他的儿子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人。

伯恩走回到桌子旁边拿起刀子。

“带着马特离开这里。”他对苏珊说。

“杰克……”

“带他离开这里！”

苏珊冲过来，抓着小男孩，消失在通往卧室的走道里。

伯恩握着刀子，跪在矮个子男人旁，矮个子男人睁大眼睛盯着他。“先生，我们什么都没做……”

伯恩犹豫了一下，接着他朝矮个子男人的喉咙割去。

第二章



卡门·福琪养了一个四岁的儿子，谢尔登。他躺在一间小木屋里，孱弱的下肢抽搐着，瞎了的眼睛在眼槽里转动，食物从他嘴里一点一点流出来。

他是一个早产儿，瞎眼而且畸形，脑部大部分损坏，除了卡门之外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能存活下来。她知道上帝在诅咒她，她每次看到她的儿子就会想起她还在怀孕的时候所吸的毒品，他的存在时刻提醒她，有一天她将下地狱。

如果不是政府每个月给谢尔登补贴，她将会把枕头放在他脸上捂住，而且没有人会责怪她。但是她没用的混蛋丈夫瑞琪仍然骗钱、抢钱去吸毒。

不管怎样，她已经在地狱里了，说实在的，生活能更糟糕吗？

卡门只有二十岁，但是看起来像三十岁一样。她的脸上有瘀青，而且最近被打肿了。瑞琪打她了，因为她没有给他生一个正常的孩子，这让她在朋友面前很丢脸。这是为什么这个孩子叫谢尔登（意为“该被藏起来”——译者注）原因，一个该死的怪胎。

医生告诉她，她的子宫已经毁掉，不能再生孩子了。她没有告诉瑞琪，宁愿继续挨打。

一听见那敲门声，她就知道只有一个白胖的混蛋会这么敲门。

“凡蒂叔叔！”她叫喊着一个穿着脏短裤而且瘦骨如柴、在电视机前面躺着的男人。他喝着塑料袋里的酒，没有牙齿的嘴还在吮吸着，像吸毒一样。“凡蒂叔叔，开一下门！”他念叨着什么，但仍然躺在原地。

敲门声持续着，卡门把一件睡袍裹在身上，走过去把门拉开，盖茨比站在过道上，肥胖的身体发出恶臭。

“他没在这里。”卡门说。

这个白人便衣警察把她推到旁边并走进屋里。他一句话也没说就穿过那个小客厅，伸头看了一下厨房，接着走进唯一的卧室。她听见衣柜的门被粗暴地拉开，发出玻璃破碎的声音。他走出来，喘息声像开唱的六角形手风琴。

卡门站着，两手叉在腰上。“我告诉过你。”

“他在哪儿？”盖茨比朝她走去，她可以闻到那恶臭的气味扑到她脸上——他胃里食物的臭味。

“为什么我应该知道？他跟弗莱德开车出去了。”

“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

盖茨比将她推到墙上，他喷着臭气。“告诉我。”

“他们说到弗莱德的女朋友在海之角卖淫。”

“就这些？”

“是啊，这就是全部了。你干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盖茨比看着她。“怪不得他要打你耳光，你有一张像屎一样臭的嘴。”

“你也是。”

盖茨比的拳头打过来了，她没有退缩。“打我啊，你这混蛋，反正我习惯了。”

他喘着气放下他的拳头。“告诉那该死的瑞琪，我要我的钱，今晚！”

她摇着头。“祝你好运。”

盖茨比出去了，她锁上门。凡蒂叔叔往一个满是尿的坑中撒着尿。卡门走进卧室，看到那个胖布尔人把她的镜子打碎了。

“这些人，”她坐在床上自言自语，“我希望他们全都去死。”

二

伯恩在厨房的水槽里洗掉他手上的血。他边洗边站着在仔细地聆听，没有什么动静。没有叫声，没有警报，不用担心邻居拉警报器。他跨过尸体朝卧室走去，把他身后走廊的门关上。伯恩在主卧室找到苏珊和马特，在床上和他们偎依在一起，苏珊抚慰着他们的儿子。

马特从苏珊的肩上朝他看着。“爸爸……”

“爸爸在这里，马特。”伯恩坐在床上。“没事了。”他伸手